

荒原作证

作品选

梁晓阳



荒 原 作 证

——梁晓声作品选

梁晓声 著

九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荒原作证：梁晓声电影作品选 / 梁晓声著 . - 北京：九州出版社，2000.10

ISBN 7-80114-561-5/I·99

I. 荒… II 梁… III. 电影文学剧本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35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50401 号

荒原作证

梁晓声 著

出版：九州出版社（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4号）

邮编：100081 电话：68450960

经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：九州财鑫印刷厂

开本：850×1168 毫米 1/32

字数：295 千字

印张：11.75

版次：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000

书号：ISBN 7-80114-561-5/I·99

定价：20.00 元

前言

我在原北京电影制片厂任编辑和编剧整整十年；在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又十年。

此集收入了我前后二十年写作的电影剧本。有的是作为编剧任务完成的；有的是一时兴发，仅为习业。

其中拍摄了的是：

《快乐老家》——获 98 年政府奖

《成长变奏曲》——获 98 年政府奖

《吾家有女》——获 98 年政府奖

《冬天的娜嘉》——前苏联解体前，中国外交部曾作为礼物送给过戈尔巴乔夫。

电影问当代人：你还想要什么？

当代人问电影：你还能给予什么？

这一种互诘的关系，几乎便是商业时代电影和观众本质的关系。

电影在给予方面已显力不从心；观众在期望方面已渐索然。

我认为电影像一个圆——风格样式几乎可以无限地反复地切割此圆。每一种新风格，每一种新样式的出现，都是值得替电影高兴的。

但中国电影的模式太少了。

我们在现实主义这条路上走得驾轻就熟，因而我们太迷恋这一中国电影的传统了……

正如我这集中的剧本，都是现实题材，现实主义风格，缺乏智慧性的想象力。

这个集子给对电影创作抱有神秘感的人一种益处——那就是消解神秘感，有初级“示范”的意义。

据我看来——下一个世纪，全世界的电影业，包括美国的，都将呈衰热。

电影科技其实拯救不了电影；难道我们就要漠对我们曾那么喜爱过的事物了么？这想一想颇令人感伤和怀旧……

梁晓声

2000年10月于京

目 录

已 章 蓝发卡	(1)
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因悲惨的命境而犯罪，使“罪”这个字带有了社会性……

吾家有女初长成	(74)
---------------	--------

非血缘的亲情，其质量是别样的——所以裹·阿让和他“女儿”的关系才尤其动人……

荒原作证	(161)
------------	-------

女性若认定一个目标，则比男人更肯为之付出而又无怨无悔……

已 章 船歌	(248)
--------------	-------

我们获得到某些东西是那么的不容易；可我们遗失了某些东西竟是多么的简单呵……

已 章 快乐老家	(302)
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我爱兵——这是为退役的兵写的剧本。倘兵们都能带一位俏妻归乡，谁会不为他们快乐呢？

因悲惨的命境而犯罪，使
“罪” 这个字带有了社会
性……

蓝 发 卡

夏季中午的阳光下，一条清澈的小河缓缓流淌……

两岸的水柳丛中，鸟叫声宛转……

摄影机顺流而觅，带引我们的目光来在一处清谧的水湾……

岸边柳枝上搭着少女的衣裤，手绢之类……

两个女少悄声细语的对话：

“芊子，怎么蔫了？后悔了？”

“有点儿。”

“别悔。”

“听你的……”

叫芊子的少女哭了……

“别哭……”

哭声继续……

“别哭！再哭把你撇在这儿！”

哭声停止。

“听着芊子，这可能是咱俩最后一次在属于家乡的河里洗澡了……”

“彩凤姐，我明白……”

“从今天起，就没有谁真心关照咱们了。记着，不管遇到什么事儿，只有一个字能帮咱们自己，那就是——忍……”

“嗯。”

“一会儿衣服干了，咱们就走，啊？”

“嗯。”

以上对话声中，摄影机悄悄移动，透过柳丛偷窥——两个少女赤裸的上身，她的下身自然是没在水里。

彩凤一边洗身，一边警觉地四顾……

虽然都是乡村少女，但她们的裸体，那么的白皙，那么的丰满，那么的优美……

芊子发现彩凤在定睛看她……

芊子：“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？”

彩凤情不自禁地：“才十六岁个丫头，奶奶咋这么大？”

芊子：“没羞！”——侧转了身……

彩凤两手划水来到芊子对面，一边用双手掬水往芊子身上浇，一边又说：“我是受亲爸后妈的气，你是哥哥嫂子的眼中钉，肉中刺，咱俩真是一对儿苦命的人儿……”

芊子双手本能地护着乳房……

芊子低声地：“以后就没人欺负咱们了……”

彩凤仍不停地掬水往她身上浇：“芊子，我要是个男的就好了！那我一定娶了你，天涯海角带着你，要苦苦在一块儿，要甜甜在一块儿，一辈子至死不分开！……”

一小片沙滩上，彩凤在为芊子挤脚上的伤口……

她低下头吸吮芊子脚上的伤口……

芊子：“彩凤姐，别……这我多不过意！……”

她欲收回自己的脚……

彩凤：“有什么不过意的？不吸吸，化脓了，烂脚板咋办？”

她又低下头吸吮……

芊子感动地望着她……

现在，她们各自都换上了芊子包袱里的衣服。芊子脚上，是一双家做的，布底的，粉色的便鞋。而她包袱里的衣服，穿在彩凤身上，分明的有些瘦小。这使彩凤的胸显得更丰满，两只乳房像要从布下突破出来似的。腰也显得更苗条了。总之，虽都是农家女儿的寻常衣服，却使她们看起来有种特殊的迷人劲了！

芊子正像她的名字一样，显得有些纤弱，性情也似乎很容易害羞似的。

而彩凤则显得早已发育成熟了，仿佛一颗诱人的水蜜桃，身体里充满了桃汁似的。

她们互相都有点儿欣赏地望着……

彩凤将手里的一枚蓝发卡往发上别，别妥后问芊子：“怎么样？”

芊子：“挺好看的。”

彩凤：“这是我娘留给我的纪念物，只要看见我后娘往她自己头上别我心里就来气！……”

芊子：“值钱么？”

彩凤：“假玉石的，值什么钱！可我总觉得，只要别在我头上，无论我走到哪儿，遇到了什么危难，我娘都会保佑我……”

芊子还想再说什么，彩凤却抢先说：“把咱们洗的衣服收起来走！……”

无名小站——一次列车离站……

车厢里很拥挤——我们发现了彩凤和芊子的身影……

一个肥头大耳的男人，坐在三人座的最边上，搭讪地问她

们：“俩小姑娘，到哪儿去啊？”

芊子望望彩凤，没回答。

彩凤：“串亲。”

那男人：“她是你妹子？”

彩凤：“嗯”。

那男人：“你看车厢挤的，让你妹子坐我腿上歇会儿吧！出门在外，就应该大人照顾小孩儿嘛！”

彩凤：“她不是小孩儿！她已经结婚了，自己都有小孩了！”

那男人邪性萌生地：“是么？看不出来，一点儿看不出来！这么小年纪就急着当媳妇啊？”

他说着，欲伸手去摸芊子的脸蛋……

彩凤一下子将他的手打开了，用身体护住芊子，不容轻薄地：“你别动手动脚的！你这种男人我见的多了！再动手动脚别怪我不客气！”

周围人的目光，都望向了那男人——他不可避免地尴尬起来……

将头靠在他肩上，浓妆艳抹半睡不睡的女人睁开了眼睛：“哟，你凶什么呀？一个乡下丫头，充的什么金枝玉叶呀！摸一下脸蛋儿还犯法呀？”

彩凤不甘示弱地：“乡下丫头的脸也不是随便让别人摸的！”

芊子胆怯地：“姐，咱们换个地方站吧！”

彩凤：“不！偏站这儿！看谁敢欺负咱！”

她搂着芊子背转身去……

两节车厢连接处，彩凤芊子坐在地上。芊子偎在彩凤怀里，彩凤依然搂着她……

彩凤：“芊子……”

芊子：“嗯？……”

彩凤：“你带出来的钱，放在我身上，心里踏实么？”

芊子翻起眼睛看了她一眼，勉强作答：“嗯。”

彩凤：“那，以后别叫我名字，就直接叫我姐吧！”

芊子：“嗯。”

彩凤：“记住，当着别人你也要说是我亲妹！到了大城市里，咱俩不分开！最好在一块儿干活儿，不能也要离得近，一天能见几面才行！我得像照顾亲妹妹一样经常照顾着你！……”

芊子头一歪，已然睡去……

彩凤将包袱放在自己膝上，使芊子趴在包袱上……

她的手充满爱意地抚摸着芊子的头，脸上是一种充满自信的、极有责任感的表情……

列车发出一阵汽笛声，速度似乎更快了……

某大城市火车站——人流泻出站口。其中自然有彩凤和芊子的身影。她们手拉着手，被人流冲撞得团团转……

挽在芊子臂弯的包袱掉在地上，芊子俯身去捡，包袱被人们的脚带往前边，芊子也被挤倒……

芊子：“姐！姐！包袱！……”

彩凤闻声回头，见状一愕，随即一跺足大叫一声：“都给我站住！”

人们皆站住了，一时懵里懵懂，不知所以然地瞪着这个乡下姑娘，甚至包括剪票员也停止了剪票，有几分吃惊又有几分莫明其妙地瞪着她……

“都瞎啦？没看见挤倒人啦！”——彩凤一一推开人们。有人被她推得往后直趔趄……

她扶起芊子，捡起包袱，拍了拍土，趁人们还在发愣，拉起芊子的手，顺顺利利无阻无挡地通过了剪票口……

彩凤和芊子站立在某跨街桥上——四面是高楼大厦，形形色

色的广告牌……

当空还有一个大氢气球，下缀一条布幅，写着“开业大吉”之类……

桥下如车流水……

芊子的目光从那大氢气球收回，望向桥下的车流……

景物在芊子眼前晃起来……

彩凤：“看，这才算城市呢，多他妈来劲儿！”

芊子：“我……头晕……”——她身子晃几晃，眼见的就要往后倒，幸而被彩凤扶住……

芊子：“姐，咱们还是找个便宜的小旅馆住下吧，我身子……乏极了……”

彩凤：“好，听我妹子的……”

彩凤扶着芊子走下跨街桥，顺着人行道往前走……

她们经过一家门面很小的药铺……

彩凤：“芊子，你先等我一会儿……”

她进了药铺……

某旅店的一个房间——小得不能再小，除了一张床，几乎别无它物。那床比双人的窄，比单人的宽……

芊子坐在床沿，彩凤蹲在床前，在替她洗脚……

芊子：“姐，水热……”

彩凤瞋了她一眼：“别娇气！你当你是小姐我是丫环啊？烫烫脚好，保你睡个长觉！……”

彩凤替芊子烫罢脚，也盘腿坐在了床上，再次替芊子挤脚上的伤口……

她又捧起芊子的脚欲吮那伤口……

芊子也再次不依地往回缩自己的脚……

彩凤在芊子的脚上打了一下，嗔瞪地：“老实点儿！我又不是男的，你还害羞啊？”

芊子不扭捏了，乖顺又感动地望着彩凤捧住自己的脚吸吮……

彩凤吸吮一阵，啐一口，接着再吸吮，再啐……

彩凤往芊子的脚上贴“创口贴”……

芊子望着她，忽然往她身上一扑，将她扑倒在身下……

二人俯仰凝视着……

芊子真挚地：“姐，在这世上除了我娘，没人对我这么好过。可我娘已经死了。从小咱俩在一块儿玩的时候，你就像亲姐姐一样，哄着我，让着我，别的孩子欺负我，你就护着我。没想到咱们现在都长大了，你还对我这么好。可叫我怎么报答你呢？你都使我……心里这会儿想我娘了……”

芊子说着说着，眼泪刷刷往下淌，一滴滴落在彩凤脸上。说完之时，已是泣不成声，伏在彩凤身上，脸儿偎着彩凤的胸脯，无声地哭了……

彩凤的双手缓缓抬起，捧住芊子泪流满面的脸，凝视着……

她忽然搂抱住了芊子，搂得很紧很紧……

彩凤：“芊子，好妹子，别说什么报答不报答的话。你觉得我像姐也罢，像娘也罢，总之是我把你从村子里带出来的，我不爱护你谁爱护你呢？我发誓……”

芊子用一只手及时地捂住了彩凤的嘴……

彩凤则用一只手轻轻抹着芊子脸上的泪……

她们都睡着了——彩凤搂着芊子，前胸贴后背，睡得那么甜，又那么亲……

下午——小吃摊上，彩凤和芊子在吃面条……

二人吃完，彩凤付了钱，对芊子说：“妹，姐已经打听了，这儿离劳务市场不远，下午那儿也有雇工的，咱们碰碰运气怎么样？”

芊子：“我听姐的！”

劳务市场。

虽是下午，人依然很多。

一个中年妇女在对彩凤说：“每月再给你加二十元怎么样？”

彩凤不为所动地摇头。

中年妇女有些失望地走了——走几步站住，转身抱着希望又说：“每月再给你加五十元！行不？”

彩凤仍不为所动地：“如果你能替我妹子也在你那个楼区找妥雇她的人家，一分钱也不用加，我俩现在就都跟你走！”

中年妇女彻底失望了，嘟哝：“真没见过，这种事儿还有搭配着的！……”

不远处有两个男人在望着她们……

中年妇女走后，芊子有些内疚地望着彩凤，那意思似乎是——都是我拖累了你……

彩凤：“芊子，走。咱们今天算是认认路，别泄气。明天再来，我都看到好运气在向咱们招手儿了！……”

那两个男人朝她们走过来——我们暂定他们一个是张三，一个是李四。

张三：“两位姑娘，找工作是不是？”

彩凤和芊子上下打量他们，觉得他们像是“吃公家饭”的人——他们那一种老诚厚道的样子，也肯定会使观众这么认为。而且和彩凤、芊子一样，对他们能产生一种信任感。

彩凤和芊子默默点头。

李四：“张主任，我看他们不行……”

彩凤：“我们什么活都能干！”

张三微笑了：“是么？说说看……”

彩凤：“洗衣服、做饭、看孩子、侍候老人、收拾屋子、买粮买菜……”

张三微笑摇头……

李四：“主任，她们明明不行嘛！您听听她们回答了些什么嘛！当小保姆还差不多，怎么能当咱们合资企业的工人呢？国外投资方，对咱们工人的素质是有要求的呀！……”

彩凤和芊子，听了他们的话，不禁地互看了一眼。

张三严肃地：“你别动不动就拿国外投资方来压我，别忘了你也是中国人！”——又问彩凤和芊子：“你们起码都是高中毕业生吧？”

彩凤和芊子又互看，都摇头。

张三：“那么一定是初中毕业生啰？”

彩凤和芊子再次摇头，都不免的有些惭愧起来……

张三：“难道你们是两个小文盲？”

彩凤急忙地：“不是不是！我妹读到小学三年级，我……五年级……”

张三：“乐意当工人吗？我们厂就是离这座城市远点儿，二百七十多里。但条件还是相当不错的，至于工资嘛，因为你们文化程度太低，高不了。只能拿到六百多元钱……”

彩凤迫不及待地：“我们不怕离城市远！”

芊子也迫不及待地：“六百多元钱我们乐意！”

李四：“主任……”

张三却对李四瞪起眼睛生起气来：“你啰嗦什么？这么点权利我还没有哇？”

李四：“可您何苦的呢！”

张三：“因为我听出她们是我的小老乡！因为我这人家乡观

念重！你给我听明白了，接下来的事儿你办！明天我见不着她姐俩，拿你是问，哼！……”

他说罢转身匆匆走了……

李四望着他的背影：“这……这……”——又望着彩凤和芊子说：“当官的叫办，我有什么意见！你俩带身份证了吧？没身份证可别怪我刁难你们……”

彩凤和芊子几乎同时地：“带了带了……”

她们各自掏出身份证给李四看……

李四认真看过，还给她们，之后打开皮包，点出四百元，分别给彩凤和芊子各二百……

彩凤：“为什么给我们钱啊？”

李四：“置装费！都买套看得过眼的衣服穿！别穿的一看就像土包子！”

他接着拿出一个夹子，翻开，将笔朝彩凤一递，指点着：“都在这儿签上名！”

彩凤看芊子一眼，毫不犹豫地签了名，之后将笔递给芊子……

芊子也毫不犹豫地签了名，将笔还给李四……

李四收起夹子，转身便走……

彩凤和芊子再次对望……

彩凤：“哎哎哎，你这么一走，让我们到哪找你们啊！”

她率先追上李四……

李四看也不看她们：“实话告诉你们，你们连当最普通的工人也不合格！”

彩凤生气地：“这不用你操心！”

李四终于站住了：“注意听，注意看，我只说一遍——那儿，那个公共汽车站前边，第四根电线杆子那儿，今晚八点，我们的一辆卡车，准时在那儿停五分钟！就是过一分钟也不等！恕不奉

陪了！……”

李四话一说完，扬长而去……

彩凤和芊子望着他的背影走远，继而对望，再继而掏出李四给的钱，一张张地朝向阳光望……

芊子：“姐，会不会是假钱？”

彩凤：“真的假的，咱们去花花，不就知道了？”

彩凤和芊子住的那小旅店——她们的房间。

拿在她们各自一只手中的小小的圆镜，映出着她们各自化了妆的脸，如两朵假花似的。她们当然是不懂得什么化妆技巧的，故那妆是化得很生硬的，她们却都对镜子里自己的脸特别欣赏……

她们又都互相欣赏地对望着，并都笑了……

她们都放下镜子站了起来——于是我们也可以从头到脚欣赏她们了——簇新的上衣、裙子、丝袜、高跟鞋。各自脖子上还挂了一串假项链。显而易见地全是地摊儿上买的便宜货。

彩凤：“怎么样？我说好运气正在向咱们招手，没说错吧？”

芊子：“我还不是沾了姐的光！”

彩凤此时手里正拿着蓝发卡，她看了它一眼，郑重地：“我想，是我娘在保佑咱们……”

她将那蓝发卡别在了头发上——那一时刻，她脸上仿佛呈现着一种图腾崇拜般的表情，而且极其虔诚……

芊子不禁地也望向彩凤头上的蓝发卡，脸上也渐渐呈现出图腾崇拜般的虔诚表情……

彩凤：“芊子，跪下，咱俩一块儿祈祷我娘永远保佑咱们……”

于是，她们互望着，双双地，缓缓地，跪下了……